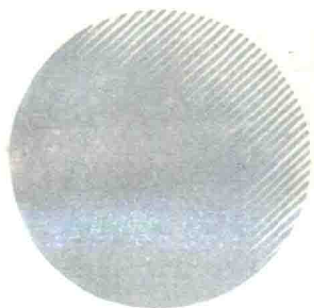


# 接受美学

---



走向二十一世纪的人需要多维的视野和崭新的知识结构。《新学科丛书》以全方位的态势和准确、快速的信息,向您展示当代国内外引人注目的综合学科、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和分支学科。



新学科丛书



# 接 受 美 学

朱立元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高志仁  
封面装帧 沈蓉男

·新学科丛书·

接受美学

朱立元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5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常熟兴隆印刷厂印刷

开本 860×1156 1/32 印张 13 插页 2 字数 296,500

1989 年 8 月第 1 版 198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ISBN 7-208-00412-9/B·79

定价 6.40 元

## 《新学科丛书》前言



社会主义中国正在腾飞。

腾飞的时代要求人们具有丰富的知识。

当代知识体系已呈现出多彩的态势、全新的格局——现代科学日趋高度分化和高度综合，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互渗透和结合，出现了许多综合学科、边缘学科和分支学科。

我们正面临着知识的挑战。

为了迎接这一挑战，《新学科丛书》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依据我国的国情，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有计划地、有目的地、通俗地介绍以社会科学为主的各门新学科。

《新学科丛书》，理论性与应用性并重，学术性与普及性兼顾，力求用新思想、新材料、新形式、新语言，提供丰富的新知识和新信息，以帮助人们开阔视野，更新知识结构，掌握科学方法，为繁荣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服务。

编 者

201

困难不在于理解希腊艺术和史诗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困难的是，它们何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这个问题仍有待解释：为什么一部作品只是作为某种早已被克服的社会发展形式的反映？为什么只有历史学家还感兴趣的那些东西，竟能给我们“提供审美享受”？为什么遥远过去的艺术能够在其社会经济基础灭亡之后，仍继续生存下来……？

——汉斯·罗伯特·尧斯《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

《新学科丛书》

(已出书目)

关于思维科学

领导科学概论

社会心理学

旅游经济学

领导心理学

生命伦理学

医学社会学

比较政治分析

城市管理学

系统科学

耗散结构论

当代人类学

现代社会学

艺术社会学描述

技术市场学

中观经济学

科学思维学

文化人类学

人类情绪

接受美学

技术美学

宏观经济学



	5.1 文学接受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	165
	5.2 文学接受是一种社会交流活动·····	175
	5.3 文化圈与读者群·····	179
	5.4 纯文学与通俗文学·····	184
<b>VI</b>	<b>文学创作论：追随“潜在的读者”</b> ·····	191
	6.1 从现实的读者到潜在的读者·····	192
	6.2 意象—语符思维：从意象到文字·····	205
	6.3 创造更多的“空白”与“不确定性”·····	224
<b>VII</b>	<b>文学价值论：对读者审美需求的意义和效用</b> ·····	231
	7.1 文学价值是作品对读者的审美效应关系·····	231
	7.2 读者直接参与文学价值的创造·····	237
	7.3 以审美价值为中心的多元价值系统·····	242
	7.4 文学的基本价值与浮动价值·····	251
<b>VIII</b>	<b>文学效果论：对接受者视界的改变与影响</b> ·····	262
	8.1 从多元价值向多元效果转化·····	262
	8.2 效果的发生：悄悄地改变读者的视界·····	267
	8.3 纵向的历史影响·····	276
	8.4 横向的交互影响·····	284
<b>IX</b>	<b>文学批评观：读者对作品的阐释与评判</b> ·····	295
	9.1 批评是对作品意义的阐释·····	295
	9.2 批评的有效性与价值尺度·····	303
	9.3 文学批评的主体性与对象性·····	311
	9.4 接受美学的六种批评模式·····	318
<b>X</b>	<b>文学历史观：文学接受与效果的历史之链</b> ·····	328
	10.1 对传统文学史观念的评论·····	328
	10.2 文学与历史的融合：效果史与接受史·····	337
	10.3 “效果史”观对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启示·····	349



10.4 关于总体文学史的构想 .....	360
结语 .....	364
附录：关于接受美学的各派理论先驱的观点介绍 .....	366
理解和解释的本体论	
——从海德格尔到伽达默尔的阐释学 .....	366
艺术作品的“不确定域”与读者的“具体化”和“重建”	
——英伽登的现象学美学 .....	372
文学形式与审美标准在接受中演进	
——从俄国形式主义到布拉格结构主义 .....	379
作为意识形态与社会文化现象的文学艺术	
——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学社会学 .....	385
同社会接受唱反调的文学艺术	
——阿多诺的社会批判美学 .....	390
文学接受的心理轨迹	
——阅读心理学种种 .....	393
诉诸读者的自由想象	
——萨特的存在主义美学 .....	398
“期待视界”与“范型”理论	
——波普尔与库恩的科学哲学 .....	402

## I 导论: 接受美学的诞生及其发展

20年前,当接受美学作为一种新的文学、美学理论在联邦德国南部博登湖畔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康士坦茨大学孕育和诞生之时,谁也不会想到,由几位年轻学者呼吁、倡导而建立起来的这一理论,竟会在短短十来年中,跨越国界,东进西渐,迅速走向全世界,激起了巨大的理论反响。正如美国学者R·C·霍拉勃所指出:“从马克思主义者到传统批评家,从古典学者、中世纪学者到现代专家,每一种方法论,每一个文学领域,无不响应了接受理论提出的挑战。”<sup>①</sup>接受美学的主要创立者、康士坦茨学派的理论代表之一汉斯·罗伯特·尧斯在70年代末曾以不无自豪的态度回忆道:“这是一个由我的《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1967)和沃尔夫岗·伊瑟尔的《本文的召唤结构》(1970)所引起的运动”,“后来,接受理论超越了所谓康士坦茨学派,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这一理论满足了人们在60年代由于对语文学学科的普遍不满而产生的潜在兴趣,这种兴趣由于大学生反对‘资产阶级学术’的抗议运动而变得更加强烈。”<sup>②</sup>

接受美学不仅在德国,而且在世界范围内赢得了巨大的成功。有人认为,这种巨大成功“预示了当代文学研究中一场‘革命’的开始已近在咫尺。”<sup>③</sup>也许这一评价过高了一些。但是,接

① 尧斯·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2页。

② 尧斯:《审美经验和文学阐释学》,明尼苏达大学1982年版,序言。

③ 见《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第275页。

受美学的问世,无论如何对文学、美学研究中的传统思维模式是一种有力的冲击和震荡,无论如何标志着文学、美学研究领域一场重要变革已经到来。

## 1.1 接受美学诞生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

接受美学诞生在 60 年代的德国,这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特定的社会、政治、文化的背景的。因此,在探讨它的理论体系之前,我们首先把目光转向它的诞生地——联邦德国,看看究竟是什么样的政治气候和文化温床培育了这一美学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幕刚刚拉下,整个德国成了一片废墟。人心思安,人心思定。战后初期的和平环境和随之而来的 50 年代的经济起飞,也为这种普遍的社会心理提供了现实的基础。然而,由于对战争祸害记忆犹新,西德人民强烈反对西方各国“重新武装西德”的企图,特别是 50 年代前半期反对“波恩”、“巴黎”条约的抗议活动席卷全国,并取得了重大胜利。对国内一小撮人不时煽起“复活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情绪的活动,举国上下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并及时给予揭露和抨击。总的说来,在 60 年代以前,西德社会相对来说是比较平静和安定的。各阶层中,集中精力建设福利社会和厌恶政治活动和政治动乱的非政治化倾向占了压倒的优势。

进入 60 年代后,情况有所不同。国际上,随着美苏争霸的加剧,全球局势发生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这种动荡不安的世界形势也把西德社会相对平静的政治局面打乱了,国内各种潜在的矛盾和不安定因素逐渐表面化并日益加剧。随着工业的高速发展,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生态平衡遭到破坏,引起了普遍的生存危机感;由于“经济奇迹”的出现,老一代陈旧的传统观念和

一整套价值体系在同青年一代的新观念的撞击、冲突中发生动摇、分崩，老、中、青之间的“代沟”愈益加深，青年知识分子要求有更多的发言权；也由于60年代中期“经济奇迹”的结束，衰退的首次出现，人们对美好前景的期待开始破灭，对制度的怀疑情绪上升并弥漫开来；联邦德国政府对内实行工业军事化政策和颁布“非常法”，对外政策中表现出明显的复仇主义倾向，这对蒙受过战争苦难的德国各阶层民众来说，无疑是一种纳粹主义重新抬头的信号，因而理所当然遭到广泛的抵制和批判；由于中国红卫兵运动的刺激，加上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思想和“造反”理论的广泛影响，在西欧各国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传统、反权威、反资本主义的青年学生运动，学潮同样波及西德，学生“造反”活动此起彼伏，矛头首先指向僵化保守的旧教育制度，要求更多的民主权利。

在国内外种种社会矛盾的交织影响下，西德社会的政治生活出现了重大的变化：政治化倾向逐渐取代了非政治化倾向而居于主导地位，在60年代下半期，情况尤其是如此。这样一种政治化的社会心态给各种学术文化思潮都打上了鲜明的印记。

60年代是西德学术思潮十分活跃、学术争鸣十分繁荣的时期。学术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关心现实、关注政治，学术同现实生活 and 政治斗争的关系十分密切。

先说哲学思潮。60年代在联邦德国兴起并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哲学思潮主要有两股：一是伽达默尔的“哲学阐释学”，二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

伽达默尔关于阐释学的代表作《真理与方法》出版于1960年，其他一些有关阐释学的论文与著作也在60年代和70年代陆续发表。由于伽达默尔极其强调人的历史性及其所造成理解与解释的历史性与当代性，所以，哲学阐释学就自然地把握理解

的历史性——“现在视界”看作阐释的不可逾越的前提，和理解得以实现的积极的生产性因素。这一理论出发点，导致阐释学必然是更多地面向现实，更多地从现实的视界出发。这是西德社会政治生活新转折在哲学思潮领域中的一个曲折的反映和投影。

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在60年代达于鼎盛。该学派成员众多，学说各异，但他们却力图鼓吹新黑格尔主义的主观辩证法，提出所谓“绝对否定”的辩证法，来修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辩证法。这种“彻底否定”的辩证法成为他们社会批判理论的思想基础。他们对德国社会现实都持批判态度，重点抨击现代资本主义物质文明对人的心灵的压抑导致人的本质的全面异化，并竭力鼓吹解放人的自由本性的“现代革命”。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后来直接成为学生造反运动的指导思想与理论武器，这种哲学在促进西德社会心理由非政治化向政治化转变的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催化剂”作用。

不仅哲学思潮，整个文化思潮、包括“高悬”于各种意识形态之颠的文学艺术思潮也都为政治化的社会心理所浸染。60年代“倾向性”文学艺术的全面复苏和繁荣便是一个重要的信号。战后联邦德国文学艺术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战后初期，清算战争罪恶的主题占了主导地位，各类文艺作品以强烈的憎恨与痛苦的情感谴责纳粹战争给德国人民与世界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接着开始了深沉的历史反思：德意志民族何以会被拖入巨大的灾难？成千上万的德国人为何会如此轻率地听从一个渺小的历史丑角希特勒的“命令”，卷入祸殃全球的二次大战？第二阶段，50年代，反思过去的主旋律上升到更为理性的高度；同时开始对现实生活作某些反映。这是一个从表现“尚未克服的过去”走向表现“尚未克服的现在”的过渡。但

总的说来,德国文学艺术更多还沉湎在对过去的历史反省中,现实感、尤其是现实的政治色彩比较淡漠。第三阶段,50年代末至60年代,“倾向性”文学艺术逐渐占优势,对法西斯主义的历史批判也日益同对现实政治的批判结合起来。产生过重要的影响的小说《铁皮鼓》(津特·格拉斯)、《前半局》和《独角兽》(马丁·瓦尔泽)、《质问》(克里斯蒂安·盖斯勒)以及《一个小丑的看法》(海因利希·博尔)等,都体现出作家对现实政治的关心、对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担忧,和对当代社会生活中种种矛盾的敏锐感受与揭露。与此同时,由老导演艾尔文·皮斯卡托倡导的“文献戏剧”继20年代第一次高潮之后又再度崛起,其最大特点是有着鲜明的政治色彩和真实可靠的报导性。《代理人》(罗尔夫·霍赫胡特)、《调查》(彼德·韦斯)、《奥本海默案件》(海纳尔·吉普哈特)等文献剧,大都直接涉及当代国际国内政治生活,因而激起各界强烈反响,并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上演,其政治上的影响超过了艺术上的效果。

60年代中期兴起的“新先锋派”文学思潮也是“倾向性”文学艺术的重要一翼。这派文学直接受到法兰克福学派思想的影响,也曾在理论上得到法兰克福学派某些成员(如阿多诺)的支持和辩护。新先锋派由一批思想“左”倾、激进的青年作家所组成,于60年代中后期先后创办了《重音》、《列车时刻表》和《具体》等刊物,发表作品,鼓吹政治主张,宣布“纯文学业已死亡”,竭力把文学艺术政治化,使之成为社会批判和革命造反的武器。如彼德·奥·霍基耶维茨采取“文本拼贴”术来写政论,1968年发表的《关于生活和学习》创造了所谓“立体文本”的形式,着力批判西德教育体制的陈腐僵化,嘲讽大学中学究式的人文科学传统;他们创造出“行动剧”来直接鼓动青年学生的造反运动,其内容不外是反对现行教育体制,批判“非常法”,抗议侵越战争,

宣扬“性解放”之类。

60年代哲学、文艺思潮的迅速“政治化”，是那个时期政治化的社会文化心理的具体体现。现实经济、政治生活的“境况”所造成的这种精神文化心态决定了当时的哲学和文艺思潮发展的走向。界于哲学与文学艺术之间的美学和文艺理论批评自然不可能超越这种大趋势、大潮流，除了走“政治化”之路，别无其他选择。当然，这是有一个过程的。从战后到50年代，与西德社会中非政治化倾向和心理相适应，文艺批评与美学也形成一种远离社会和现实的形式主义思潮。随着纳粹主义的崩塌，美学和文艺学就千方百计回归到自身，甚至力图摆脱一切非文学艺术的思想因素的影响。任何一种理论都产生于对这种理论的现实需要。果然，以施泰格尔和凯塞尔为代表的德国“文体批评派”或“内涵诠释”理论诞生了，并且很快在文艺理论界占了统治地位。凯塞尔的《语言的艺术作品》和斯泰格尔《诠释的艺术》在1948和1951年问世以后，一版再版，成为德国语言文学理论方面的手册。“文体批评派”反对用政治、经济、思想史乃至心理因素来分析说明文学作品，他们把作品看作一个脱离经验现实的独立自主的结构，认为文艺理论批评的任务就是要对作品的纯语言、形式结构作出美学的分析和阐释。凯塞尔说道：“每一件艺术作品本身就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因此只能从其本身来理解。”<sup>①</sup>据此，凯塞尔特别推崇作品自身的形式和语言结构的分析。施泰格尔把作品所描绘的“第二世界”看作独立于第一世界（现实）的自足体，具有其本体论的地位。要阐释作品就必须超脱阐释者自身的社会历史因素和具体的语境，而通过文体、修辞和体裁风格等形式范畴，借“移情作用”而审美地接近作品的本体

---

<sup>①</sup> 凯塞尔：《语言的艺术作品》，伯尔尼1954年版，第35页。

内涵。这样就切断了文学同现实生活、同经验世界的鱼水关系。

“文体批评派”作为对纳粹法西斯政治的决裂与摆脱，作为对文艺自身审美特质和形式规律的回顾，它是有卓越贡献的，对文艺创作探索种种新的表现形式也是一个推动。但是，到了60年代中期，面临着精神文化领域的重大转折，以及整个哲学、文艺思潮急遽的政治化，“文体批评派”的理论显然过时了，因为他无法解释大量新出现的文艺现象。它不但把文艺学和美学引入了一条背时的远离现实和群众的死胡同，而且把文艺创作也带向了形式主义的道路。于是，“文体批评派”的理论陷入了绝境，它独霸批评舞台的地位彻底动摇了。一时间批判“文体批评”脱离历史、脱离社会、脱离政治、脱离读者群众的形式主义倾向的文章与著作如倾盆大雨般泻来。

联邦德国的美学界和批评界正徘徊在十字路口：美学和艺术学向何处去？

这个问题折磨着德国老、中、青三代批评家、美学家，使他们陷入了痛苦的沉思。这是理论界的真正危机。然而，危机产生了对新的理论的紧迫需要；危机也为新一代理论家的多方面的冒险和探索提供了巨大的契机与可能性。问题是谁能顺应时代潮流，抓住这个契机，提出一个足以克服危机的理论构想。

时代在呼唤着新美学。康士坦茨学派的青年理论家们、“文学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们，都为此作出了各自的努力。然而，最终完成这个历史重任的却是接受美学。这种理论思潮发展中的重大转换，既是时代的特定需要，也是接受美学本身适应时代需要的程度所决定的。

其中极为重要的一点，是接受美学选择了克服危机的最佳



“突破口。”这个“突破口”就是所谓的“文学史悖论”。文学象“文体批评派”所认为的那样，有着自身独立的审美特质和形式的演进；但同时又同“一般的历史”即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史的发展休戚相关，并从根本上受制于这个“一般历史”的进程。怎样把文学的审美自主性与历史依存性有机地统一起来，这就是无数美学家苦苦思索而不得其解的一个“谜团”，这也就是“文学史悖论”这个命题的内涵。本书扉页内所引的马克思和尧斯的两段话，正是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向这个“悖论”发问：古希腊艺术作为特定社会阶段的产物，它理应属于已经消逝的过去，但何以仍能以其巨大的艺术魅力使当代民众继续获得高不可及的“审美享受”？审美与历史在此成为不能两全的对立两极。

接受美学就从这样一个美学难题入手，从观赏者接受的角度来沟通美学和历史这两极，以全面地辩证地把握文学艺术的本质。尧斯在1967年轰动一时的《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一文中指出，如果按接受美学的方法去考察文学发展，“那么，文学史研究的美学方面与历史方面的对立便可不断地得到调节。这样，曾被……割断的过去的文学现象到现在的经验之间联系的线索，便又被重新连接起来了。”<sup>①</sup>这一设想得到了完美的实现，即把形式主义与历史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并证明是克服美学危机的必由之路。10年之后，尧斯回忆当初的成功奥秘时，吐露了这一“天机”：“由于世界范围的语言学结构主义的成功和最近结构人类学的胜利，在旧的人文学科中，一个摆脱历史的理解模式的转折首先变得明显起来。在这个时候，同样明显的是，一个新的文学理论获得成功的最好契机，将不是靠超

---

<sup>①</sup> 《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第24页。